

哲学史

31 笛卡尔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本周，我们将聚焦于勒内·笛卡尔。我希望你们能立刻意识到，这与现代各种传统之间的交汇点有何关联。我们已经探讨了培根和霍布斯，他们代表了正在发展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时间跨度大约到1700年。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笛卡尔，之后还会探讨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他们的思想将引领我们走向欧洲大陆理性主义传统，时间跨度大约到1700年。

所以我们现在要转向欧陆哲学了。纵观整个哲学脉络，对比结果大致如下。正如我们所见，霍布斯显然是一位唯名论者，深受奥卡姆的威廉的影响。

不存在真正的普遍规律，也不存在解释物理世界、人类或政治体系中任何过程所需的唯一解释原则。只有动力因和质料因。不存在形式因或目的因。

因此，他的唯名论导致了一种纯粹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中，他试图以典型的培根式手法，探寻表象因果关系的统一模式。与此相反，我们会发现笛卡尔并非唯名论者，而是概念论者。当然，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理性主义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这种理性主义认为，我们拥有某种直觉性的、与柏拉图不同的、关于普遍原则和概念的先天知识。因此，柏拉图能够得出他那些逻辑上普遍的前提，而不是基于经验概括，因为他是一位概念主义者。我们确实拥有关于某些普遍原则的直觉知识。

所以，笛卡尔这位理性主义者，在他的知识论中，霍布斯和笛卡尔都持有表象论的观点。也就是说，意识——我之所以在谈论霍布斯时使用“意识”而非“心灵”，原因显而易见——意识能够直接感知到自身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又向它表象了外部现实。因此，关键在于，我们的心理状态与外部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认知上的依附关系，以至于我们无法直接感知外部现实。

我们只能通过意识中的这些表征，也就是我们的观念，来认识它们。霍布斯称之为感官观念、经验观念，而笛卡尔当然也包括直觉观念。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拥有表征性的知识理论，这一点非常重要，稍后会变得至关重要。

我们在霍布斯对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中看到了这一点，因为虽然第一性质确实是外在事物的性质，但它们在我们的头脑中是与第二性质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第二性质纯粹是主观表象，没有客观对应物。因此，认识论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谈到方法论时，我提到霍布斯的方法借鉴了伽利略的思想，是一种重构方法，试图以经验前提为基础，构建一个演绎体系，从而重构我们对知识的理解。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便于理解和领悟的教学或修辞结构。这与笛卡尔的哲学有显著的相似之处，因为霍布斯和笛卡尔都希望他们的哲学能够以演绎体系的形式呈现。

然而，笛卡尔遵循的模式并非经验前提推导出演绎体系，而是像数学中那样，基于不证自明的真理或直觉前提。因此，笛卡尔的模式类似于几何体系，其中包含公理，随后进行演绎证明，最终得出确凿无疑的结论。笛卡尔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在于他对当时日益逼近的怀疑论的回应。

他想要的是绝对的确定性，无论是直觉上的确定性还是逻辑上的确定性。因此，他需要直觉上确定的前提和逻辑上确定的结论。这得益于数学方法。

我们稍后会详细探讨这个问题。在霍布斯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他明确地展现出唯物主义者的立场。物质和运动似乎可以解释一切。

另一方面，笛卡尔是一位二元论者。他试图将精神与物质区分开来，并坚持认为精神或灵魂是非物质实体，因此人是由两种不同事物组成的。物质是物理延伸的实体，而精神或灵魂是思维实体，二者之间存在着二元性。

明白了吗？霍布斯是决定论者。没错，一切事物，包括我们的思想和决定，都是由因果关系决定的。我们以为的自由意志，其实只是两种相互冲突的驱动力或动机之间的矛盾心理。

选择其实就是在这种摇摆不定的两极之间做出取舍。另一方面，笛卡尔认为心灵与灵魂独立于肉体之外，因此他能够断言心灵不受那些因果机制的影响。所以，笛卡尔主张意志的自由，即选择的自由。

他是一位自由意志主义者，而非决定论者。心理利己主义是霍布斯思想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对生存和自我保护的渴望才是我们行为的根本动力，而这种利己主义正是我们一切行为的驱动力。

结果是，在伦理学领域，他诉诸于正当理性——这正是奥卡姆所诉诸的——这种正当理性诉诸于审慎和后果。而他所说的自然法，绝非基于形而上学现实本质的自然法。它仅仅是人类出于自我保护的欲望而选择的自然法则。

也就是说，想要生存就必须和平相处。和平相处。这是谨慎的第一法则。

这就是他所谓的自然法。霍布斯的一般伦理方法贯穿着一种强烈的享乐主义。如果你追溯到希腊化时期，它实际上是一种伊壁鸠鲁式的伦理学。

然而，我们会发现笛卡尔的伦理思想更接近斯多葛学派。他虽然没有系统地著述伦理学，但他确实有一本关于激情、情感和感觉的著作。他认为，我们的激情、情感和欲望本身是好的，但它们会让我们陷入困境。

换句话说，他对人性的看法比霍布斯更为积极。激情需要的仅仅是一些理性的引导。因此，关键在于理性战胜激情，而善自然随之而来。

所以这更接近于斯多葛主义伦理。霍布斯一直致力于构建的，正是这种伊拉斯图式的政教关系观。也就是说，在涉及宗教分歧和争议、宗派主义和冲突爆发的情况下，例如英国的内战，我们必须服从国家在这方面的决定。

因此，国家对教会教义拥有管辖权。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义是一回事，在这方面，各方都达成了共识。

上帝的存在、三位一体的神性以及通过基督获得的赦罪，这些都是教会的基本教义。但除了这些基本教义之外，为了避免当时在欧洲大陆和英国普遍存在的宗教冲突，教会必须服从于国家。这种伊拉斯图式的观点在当时的英国相当普遍。

另一方面，笛卡尔在教会问题上似乎是一位相当传统的罗马天主教徒。由此，我们得出第九点，即霍布斯认为关于上帝的哲学意义所在。虽然他从未给出明确的证明，但他认为至少很有说服力，那就是上帝必定是构成我们今天所知的一切事物的整个因果链中的第一个有效因。

从哲学角度来说，由于他的方法论——即揭示因果机制——他只愿意说这些。关于上帝，他也只愿意说这些，尽管作为一名虔诚的、包容各派教会的圣公会教徒，他显然相信的远不止这些，但他的信仰是基于教会和国家的权威。而且，他还会详细谈论圣经启示。

另一方面，笛卡尔还想说更多。记住，笛卡尔是一位概念主义者，而非普遍性的实在论者。因此，就所涉及的客观实在而言，他只能将上帝视为动力因，而非形式因。

但他确实想要拥有他从中世纪那里获得的关于上帝的形象。他曾在拉弗莱什的一所耶稣会学校接受教育；因此，他对中世纪思想非常熟悉。托马斯·阿奎那、邓斯·司各脱等等。

因此，上帝不仅是动力因，而且是善的。你不会看到霍布斯从哲学角度谈论上帝的善，但你会看到笛卡尔谈论上帝的善。

嗯，原因我一会儿再说，不过先停一下，看看我刚才对霍布斯的简要介绍是否让你记忆犹新。明白了吗？你还需要我解释或者重温一下吗？好的，克里斯汀。

当科学家收集观测数据时，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未必协调一致，也未必都经过理论和推论的阐释——便会涌现出来。那么，这些信息该如何组织呢？实际上，科学家的观察、实验和分析正在解构我们日常经验所处的现实世界。比如，一棵挂着苹果的树，苹果掉下来，正要砸到艾萨克·牛顿的头上。

嗯，你看，分析所有这些。然而，现在你想要的是一种系统的理论理解。所以，在把它分解成所有具体的观察结果之后，现在你要尝试重新构建这种理解。

然后，你要把它重新组织成前提，接着进行逻辑推演，最终得出结论。本质上，就是把所有的观察结果整理成前提或进一步的推论，以展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好的，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推论。

呃，重构法。到了19世纪，这种方法会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但仍然会存在。因为在假设演绎法中，也就是说，演绎重构的前提是假设。

而对于霍布斯来说，前提是经验概括。你看出其中的区别了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科学领域，构建理论体系有三种方式：要么是经验前提，然后进行演绎推理；要么是直觉前提，例如数学公理，然后进行演绎推理；要么是从19世纪开始出现的假设。

你从假设中推导出的结果，正是你通过经验发现的。你要证明，它们都源于某种所谓的普遍规律，一种广泛的经验概括，而你的经验发现只是这种概括的具体例证。

好的，那我们下学期讲到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时候再讨论这个问题。大卫？是的，是的，培根似乎不太擅长演绎推理。几乎所有关于培根的评论或历史著作都会提到，他倾向于运用数学方法，而这正是他的一个缺陷。

你看，假设的运用是培根的方法与后来的归纳方法之间的区别之一。现在，假设的运用变得尤为重要，就像我之前跟克里斯汀说的那样，这要追溯到19世纪。但是数学方法，不，从某种意义上说，笛卡尔的理论中就已经运用了这种方法。

好的。那么，关于霍布斯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那么，关于第九点，也就是关于上帝的问题，我再补充一点。

我们已经讨论过中世纪科学的衰落，它根植于希腊科学，无论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学派还是亚里士多德学派，视情况而定。而这种科学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唯名论的兴起，以及纯粹经验方法的出现，因为在经验方法中，除了经验手段之外，不存在其他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取的形态。然而，有人认为，转向经验方法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唯名论的兴起。

其他原因。因此，一位名叫迈克尔·福斯特（Michael Foster，简称MP Foster）的英国哲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很久以前，在《心灵》（Mind）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系列非常著名的文章，他阐述了这样一个论点：经验科学的兴起是因为到了中世纪晚期，人们认识到，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创世论，那么物质世界的本质就完全是偶然的。它并非必然如此。

事情并非一定要如此。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必然的创造，如果没有固定的形式来决定事物的必然性，那么你所拥有的就只是被创造事物的偶然性，正如奥卡姆的威廉所说。嗯，但是，如果你想了解自然界事物的运行方式，你只需要观察并运用经验方法即可。

然而，什么才能保证我们能够理解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掌握其运作方式，并且我们的经验方法可靠呢？这里又出现了一种神学上的论证。我们将在第二学期的最后三分之一学习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的著作。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20世纪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他在一处论证道，正是对上帝理性的信心，才使人相信上帝创造的事物是可理解的。你看，撇开形式论——上帝据推测正是通过形式论赋予造物可理解的秩序——不谈，正是这种信心赋予了理性的上帝理解其造物的可理解性。然而，问题仍然不在于使自然可理解的客观条件，而在于使人类理性可靠、使人类感官可信的主观条件。

你看？试图论证人类理性与感官可靠性的，正是笛卡尔。如果你在入门课程中对笛卡尔的了解是从他的怀疑论入手，那么，没错，他指的还是同一个笛卡尔。他的方法论起点与怀疑论者相同。

他怀疑理性，也怀疑感官。但你会发现，到了第四篇冥想中，他开始论证理性是值得信赖的，因为一位良善的上帝不会赐予我们缺陷的智力来欺骗我们。所以，理性的可靠性建立在上帝的良善之上。

沉思录的结尾，他终于谈到了感官经验。在那里，他再次提出了同样的论证：归根结底，如果我们正确使用感官，它们就是可靠的，因为一位良善的上帝不会通过赋予我们不可靠的感官来欺骗我们。所以，关键在于，笛卡尔能够超越简单地说上帝是动力因的范畴。

他之所以能够超越世俗，是因为上帝的仁慈，他可以谈论人类理性和感官的可靠性，因此，他对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远比怀疑论者乐观得多，也比托马斯·霍布斯更有信心。对此有何评论或疑问？关于中世纪思想对现代科学兴起的影响，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大量的争论和讨论。这类问题在科学史中也有详尽的论述。

我们的一位毕业生，大卫·林德伯格，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科学史。林德伯格对这些简单的辩解持谨慎态度。他指出，在 他在中世纪的原文中并没有发现那种自信的表达。

但这种精神内核确实存在，也是回应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对神圣创造世界的信心，既是理念论的基础，也是像奥卡姆和培根这样的人对人类理解自然界经验可及性的持续信心的基础。所以，只要你谨慎地表达，在我看来，这其中确实有其合理之处。

大卫？自信是科学自信的来源吗？笛卡尔的论点并非历史论题。他并没有说人们对科学的自信是因为……才产生的。不，那是怀特海和迈克尔·福斯特之流的论点。

笛卡尔的论点是，从逻辑上讲，这是一个逻辑论点，而非历史论点。从逻辑上讲，既然上帝是善的，那么上帝所做的一切也是善的。他在之前的沉思中已经给出了证明。

因此，上帝赋予我们的能力和天赋是可靠的，否则上帝就是在欺骗我们，那可就不好了。一位良善的上帝不会欺骗我们，也不会赋予我们欺骗性的能力。所以，这是一种逻辑论证，而非历史论证。

好的。那我准备好开始讲笛卡尔本人了。怎么样？好的。

这本选集收录的是《沉思录》，这或许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事实上，如果你在阅读《沉思录》之前先读一下编者考夫曼的导言，你会发现他指出，正是这部作品成为了后来斯宾诺莎、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以及莱布尼茨等人的哲学思想的起点。这是一个影响极其深远的参考点。

此外，时至今日，笛卡尔或许仍是20世纪以前最受推崇的法国哲学家，而在20世纪，他依然是最受推崇的法国哲学家。似乎在索邦大学，人们第一次演讲时都会向勒内·笛卡尔致敬，这已成为一种惯例。他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当你阅读这些沉思录时，你或许会立刻意识到，尽管霍布斯与培根和笛卡尔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但培根和笛卡尔最初却有着一个强烈的相似之处。你看，培根在探讨我们如何认识时，实际上是从推翻所有偶像开始的。还记得吗？洞穴的偶像、市场的偶像、等等等等的偶像。

也就是说，他采用了错误的假设和错误的方法。他既不信任过去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也不信任过去的哲学信仰。在他看来，所有这些都值得怀疑。

这是培根的观点，但笛卡尔在这方面几乎与之相同，因为笛卡尔《沉思录》中的第一篇沉思录，正是他试图阐述“我怀疑”这一论点，并给出怀疑的理由。现在，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他们的所作所为应该已经相当显而易见了。还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经院哲学方法论崩溃所造成的认识论真空吗？还记得怀疑论的兴起吗？因此，培根和霍布斯所做的，都是认真关注怀疑论者对现有认知方法和现有信念的屈从。

认真对待。并且，可以说认同了怀疑论的立场。通过设计一种新方法，突破怀疑主义的束缚，进入哲学探究的新时代。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俩都承认了怀疑论者对迄今为止科学和哲学的观点，明白吗？但是，说迄今为止的科学和哲学值得怀疑，并不意味着未来的科学和哲学也总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我们能找到合适的方法。而这正是他们试图做的。培根提出了一种比以往任何方法都更加严谨的实证方法。

笛卡尔提出了一种他认为在数学中行之有效的分析和逻辑方法，而当时的怀疑论者对此似乎并不怀疑。要知道，罗马怀疑论者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库斯甚至写过一部反对数学家的著作。笛卡尔从未质疑过数学推理的本质。

嗯，永远不要质疑它。没错，他的确质疑过，但数学推理之所以最少受到质疑、最容易达成共识，仅仅是因为数学证明的本质。换句话说，如果你能把主题分解成一系列独立的判断和命题，并按照逻辑顺序组织起来，从直观的、公理化的不证自明之处开始，通过演绎推理逐步推导，你看，这就是数学的运作方式。

那么你就能获得真正坚实的知识。现在，在新方法的这个层面上，培根的新方法和笛卡尔的新方法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在经验主义的语境下，前提是经验概括，那么你得到的只是证据，或许是概率，但没有确定性。但在笛卡尔的传统中，如果前提是不证自明且直观的，那么你得到的就是完全的确定性，正如他所说，毫无疑问。

确定性，即毋庸置疑的，意味着不容置疑，是首要的毋庸置疑的前提。现在，结果是，如果你试图用这种方法来证明某些结论的合理性，或者试图证明某些结论为真，那么你在经验层面所能获得的最多也只是概率。因此，这种证明信念的方法，在当今的认识论中被称为证据主义。我们将在1月份开学第一周学习约翰·洛克的证据主义时，更深入地了解它。约翰·洛克实际上认为，你应该根据证据来调整你的信念。

另一方面，笛卡尔凭借其毋庸置疑的确定性，为信念辩护的方法奠定了基础，这种方法如今被称为基础主义。所谓强基础主义者，有时也被称为“硬基础主义者”，试图表明：是的，我们确实拥有毋庸置疑的第一原则，因此也拥有毋庸置疑的结论；而弱基础主义者则可能对“毋庸置疑”这一观点有所保留，认为前提并非完全确定，而是逻辑上或直觉上确定，可以接受。因此，在当今的认识讨论中，你会经常听到这些内容。如果你接触过杰伊·伍德（Jay Wood）或上过他的课，你会不断听到这些，因为这是他特别关注的领域：信念辩护、基础主义和证据主义。而这正是分歧所在。分歧在于演绎系统的出发点不同，前者基于培根式的归纳法和经验前提，后者则基于笛卡尔类似数学的公理。好的，够清楚了吗？顺便说一句，你所说的关于信仰辩护的观点通常也适用于护教学等领域，因为基督教护教学就是试图为相信某些基督教信仰提供辩护，所以其中涉及的策略是相同的。

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追溯认识论的历史来追溯基督教护教学的历史，因为护教学本质上就是应用认识论，至少在对方法进行反思时是如此。它就是应用认识论，明白吗？好的，那么，《沉思录》第一篇阐述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方法论怀疑论。在阅读时，请注意笛卡尔为他所采取的这种怀疑论给出的几个理由，这些理由都与他的方法有关。请注意感官知觉的相对性。

感官知觉的相对性，这没什么新鲜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柏拉图也谈到过。经验主义者承认感官知觉的相对性，你看，这种相对性取决于观察条件、观察者、时间和地点等等。

其次，他提出了这样的假设：或许上帝在欺骗我们；或者即便上帝没有欺骗我们，或许也存在某种邪灵或恶魔在欺骗我们，以至于我们所认为的、我们所看到的，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有可能吗？至少这是一种假设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是另一个问题，但如果你想要绝对确凿无疑的答案，就必须排除所有可能的假设，哪怕是最不切实际的可能性。

所以要注意这一点。他根本不会满足于概率；记住这一点。因此，他接下来会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制定一些规则，而且不是在《沉思录》中，而是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方法论》中，他提出的前四条规则是：我们只会接受那些清晰明确到毋庸置疑的事物作为直觉。

我们只会接受那些清晰明了、毋庸置疑的事物，将其视为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真理。清晰明了的观念是笛卡尔所有著作的标志，清晰到不容任何混淆或模糊。

如此泾渭分明，以至于你知道自己没有把两个相关的概念混淆，明白吗？清晰和明确。为了获得清晰和明确，他认为我们必须将任何信念分析成其组成部分。所以，要把一套知识体系分解成构成要素。

这是第二条规则。第三，重新组织它们，再次运用这种重构式的方法。以逻辑论证的形式重新组织它们。

将它们重新整理成一个逻辑论证的形式。然后是第四点，就像你高中几何老师教你的一样，反复检查每一个证明，以及证明中的每一步。这就是他提出的规则。

正如我所说，关键在于第一点，即清晰性和明确性。现在，令人困惑的一点是，他倾向于使用各种同义词来描述这种直觉知识。他谈到了清晰性和明确性。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用了“直觉”和“本能”这两个词。而所谓本能，指的是直接的感知。

对事物真实面貌的直接感知。不过，要注意，他并没有说我们对物质对象有直觉上的认知，也没有说我们对上帝的存在有直觉上的认知。

这些都需要证明。我们真正拥有直觉认知的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你看，我们直接意识到自己的想法。

他想要的是一种清晰明确的直接感知，也就是直觉。既然存在这种直觉知识，那么可以说这些观念是自然赋予我们的。

我们受自然教导。受理性之光启迪。受理性之光启迪。

很有意思的短语。显然，这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比喻。走出洞穴后所看到的光，或者说洞穴外的光，是理性的自然之光，但它的根源却来自奥古斯丁。

然而，在奥古斯丁那里，神圣逻各斯之光照亮了我们知识的对象，也照亮了我们的心灵去理解它；而在笛卡尔那里，它却变成了理性本身的光芒。笛卡尔的理论中没有逻各斯学说，因为他不是经院哲学家。他没有经院哲学家发展出的那种理念论，也就无法构建逻各斯学说。

所以，原本的逻各斯之光，如今就变成了人类理性之光。明白吗？理性之光。他区分了客观现实和形式现实。

也就是说，当我们拥有一个清晰明确、在理性的自然光照下显而易见的观念时，我们头脑中呈现的便是一个具有客观现实性的观念。你看，对象，即意识的直接对象，就是这个观念本身。是观念，而不是外部现实。

在知识表征理论中，你直接意识到的就是你的观念。所以他谈到观念的客观实在性，将其与它所代表的外部事物的形式实在性区分开来。形式实在性是客观实在观念的成因。

当你继续阅读他的论述时，你会发现这些短语和最后这个区别变得非常重要，而且它们会反复出现。尤其是最后一个，在他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中，在第三篇冥想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请留意一下。我们来看看。

哦，对了，他用的另一个短语你肯定不会感到意外。不言而喻。某些信念本身就包含着证据。

还有先天性的。但要注意这一点。柏拉图也谈到先天知识和先天观念，但他所说的“先天”含义与我们所说的截然不同，对吧？在柏拉图看来，先天观念是指从前世就存在于你心中的观念。

这是与生俱来的。你生来就拥有它。你只需要把它唤起来。

但对笛卡尔来说，“天生的”并非如此。“天生的”仅仅意味着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是自然的，源于自然。

它是自然产生的。它不是我们虚构出来的，而是一种自发的、自然的、在脑海中涌现的想法。我一直在谈论想法，但他在这种描述中所指的想法都不是经验性的想法。

都不是。他的意思是，心智内部会以某种方式升起，在意识中涌现，心智本身会自发地开始思考这些想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先验的。

是的，先验的意思是先于一切经验的、独立于一切经验的。这种先验观念通常被认为是普遍的——每个人都拥有它——而且是必然的。这里面包含着某种逻辑上的必然性。

此相反的情况，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会产生某种矛盾。这种先验概念始于笛卡尔——当然，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柏拉图等人——但就其目前的形式而言，它起源于笛卡尔，并贯穿于整个欧陆理性主义传统。这正是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真正区别所在。

经验主义者说我们没有先验知识。理性主义者说我们有。先验知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杰斐逊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时，这的确是一种先验知识。杰斐逊似乎受斯多葛学派的影响远大于其他任何哲学传统，因此，他可能指的是，至少对于罗马法学家、拉尔克等人以及秉持这一传统的人而言，当杰斐逊说出这句话时，他很可能是在用“不言而喻”来表达这

样的观点：当这些理念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它们会立刻变得不可抗拒，自然而然地、自发地吸引我们，尤其是在我们理解它们之后。

你还记得斯多葛学派关于不可抗拒的真理的观点吗？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这仍然是一种先验知识，尽管笛卡尔想要更进一步，他似乎认为思维并非仅仅指在听到某些说法时能够识别，而是能够自发地产生想法。

它们会在脑海中自发形成，比如，对他来说，关键问题在于上帝的概念，对吧？上帝的概念，没错。好的，现在，这种有时被称为直觉标准，或者说真理的直觉标准，不仅适用于前提，也适用于你从这些前提中得出的进一步推论。因此，一个想法产生的途径之一，就是当你得出结论时，它偏离了你的前提。它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脑海中。

三加五等于多少？这显而易见，你看。哦，天哪，苏格拉底毕竟是凡人，所以，逻辑三段论的结论也显而易见，变得不言而喻。因此，他希望根据前提得出的结论尽可能清晰明确。

所以他的方法结合了直觉和推理。直觉和推理。好吧，正是在这种要求下，他最初持怀疑态度，因为当他尝试这些规则时，结果却发现根本没给他提供什么有用的信息。

笛卡尔的这个出发点受到了很多批评，很多批评。当我们谈到美国实用主义时，我们会看到实用主义传统的创始人之一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认为怀疑完全是不存在的。而笛卡尔对这些事情却毫不怀疑。

不，这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诡计。但方法论上的诡计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它经得起推敲，为什么不干脆就相信自己所相信的呢？嗯，这与他们在一个怀疑主义盛行、各种方法层出不穷的时代里所做的一切截然不同。批评笛卡尔的其中一个理由是，他讲述了自己在一个冬天把自己关在一间靠炉子取暖的房间里的故事。

他当时显然正在荷兰旅行，或者至少是在低地国家，于是决定找个地方待一段时间，躲避一下恶劣的天气。在一个用炉子取暖的房间里，他开始尝试用一种直觉式的演绎体系来阐述他所相信的一切。现在，你能想象那个场景吗？这就是笛卡尔在他那间用炉子取暖的房间里。

外面真冷。咱们再往炉子里添点柴吧。好了，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我真的有具身体吗？哦，我们得再往炉子里添点柴了。

你明白其中的矛盾吗？换句话说，他的理论做法与实践做法自相矛盾。不过，他并不在意，因为他所依据的标准并非实用主义标准。他有另一种要求。

你看，实践经验或许可以用其他方式解释，当然，后来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乔治·贝克莱就是如此。但通常情况下，想要论证我们对现实有直接感知的现实主义者会完全否定笛卡尔的方法。你看，如果你说我们对外部现实有直接感知，而不是完全通过表象感知，那么你就不需要这些证明了。

你感到冷，这证明你有身体。你晕过船吗？你知道，我无法想象一个晕船了，还要在海上待一个星期的人，会觉得自己没有身体。你知道，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之一。

感觉自己好像半个身子都去了国外。嗯，这就是他有时会受到的批评。